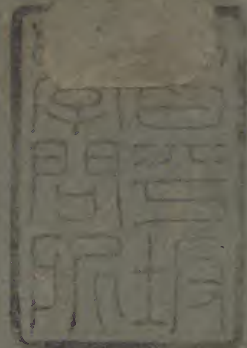


林子

十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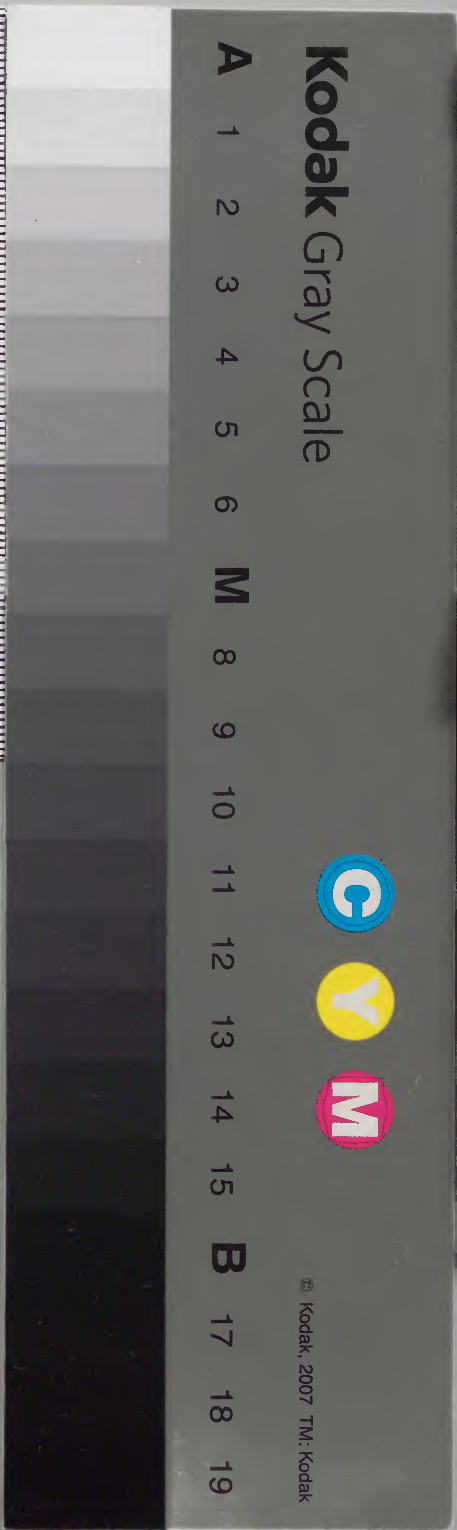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九	二	二
〇	一	二	三
冊	架	函	號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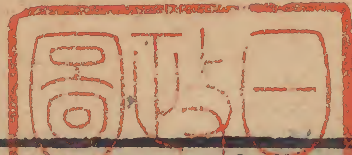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〇	七	四	書
七	〇	三	類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 7 )	
函號	307	88	



四書標摘正義續自康草文庫

或問講學之士。孰不曰我儒也。我  
不知有玄學。亦不知有禪學。而我  
之所講者聖學也。林子曰。聖學者。  
聖人之學也。孔子聖之時也。以集  
群聖之大成。而猶曰聖則吾不能。  
又曰則吾豈敢。豈非謙已誨人。而



其學則以聖爲的邪。余嘗考之古。而堯舜則開道統之傳矣。由是而夏禹。商湯。周文武。周公。孔子。而率以聖稱者。此聖學之所由以名也。至於學老氏之學者。亦自以爲玄學。而其流則失之荒唐。道其所道。而非老子之所謂玄也。學釋氏之學者。亦自以爲禪學。而其流則失之枯槁。釋其所釋。而非釋迦之所謂禪也。若儒氏者。流則失之文矣。而其言迂遠。多濶於事情。由宋以來。至於今。亦或有以虛空本體。而當下之說。似入於釋流之僻矣。然其三綱五常之大。而爲日用之所

正義續自序  
當行者。猶能不大失先王之初意。豈非所謂世間法。民所易知而易由邪。余每倡明三氏。而以孔曾思孟之書爲教者。以此。然余所撰著聖學統宗。而必舉道釋二經。以與孔曾思孟之書相爲印證者。何也。余蓋以孔曾思孟之書。則詳於世間法也。而所謂出世間法者。雖其循循善誘人矣。又且引而不發。若道釋二經。皆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出世間法也。願不可與孔曾思孟之書相發明者乎。四書正義。及正義續。是乃劉生獻策。陳生大道。承余之命。以摘錄余聖學

山義經集序  
三  
統宗集而標題之也。龍江兆恩

學道要甚麼。訊示諸生

林子曰。窮達雖殊。各致有用。近世學者多失之偏。以致其身於無所用。夫既致其身於無所用矣。卽是天地間一廢人爾。學道要甚麼。且爾諸生其知道之。所以爲道乎。今以日用之所當行者。與爾諸生言。

之事親以孝者道也。若學道而或遺其親焉。學道要甚麼。事君以忠者道也。若學道而或後其君焉。學道要甚麼。幼而學之。以學此道也。若學道而不事心。卽是知所以明體。學道要甚麼。壯而行之。以行此道也。若學道而不願仕。卽是知所以適用。學道要甚麼。至於農之工之商之。而仰以畜者。道也。頤乃不農不工不商。而仰不事。俯不畜。豈非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學道要甚麼。夫君子之道。孰有先於孝親忠君。幼學壯行。而士而農。而工而商者乎。而余之所以

五  
五  
倡明三氏者。蓋欲以此立本之要  
務。而爲日用之所當行者。以變今  
之學之非。以復古之道之是。此其  
所以有歸儒之教。而必先之以孔  
曾思孟之書也。而又况孔曾思孟  
之所相授受。而世出世法。則咸備  
焉者乎。龍江兆恩

不可以爲道。訊示諸生

林子曰。卽道卽心。卽心卽事。若必  
離事。卽是離心。離心離事。難以語  
道。余復與爾諸生言之。故道也者。  
不特廟廊之上。皆可爲也。是雖三  
軍之中。亦皆可爲也。然要之心在  
腔子裏。而廟廊。而三軍。而非他也。

若心在腔子裏而不可以廟廊也。則舜之相堯也。禹之相舜也。益之相禹也。伊尹之相湯也。周公之相武王也。顧不可以爲道與。若心在腔子裏而不可以三軍也。則黃帝之於涿鹿也。禹益之於三苗也。湯武之於桀紂也。周公之於武庚也。孔子之於夾谷也。顧不可以爲道與。夫豈曰廟廊之上。三軍之中。爲然哉。而心在腔子裏而三綱也。而四業也。亦復如是。若堯舜之於父子也。湯武之於君臣也。孔子之於夫婦也。而心不在於腔子裏焉。則三綱從此壞矣。而可謂之道與。若

正義續評

二



正義續言示  
伊尹之於有莘也。傳說之於版築也。膠鬲之於魚鹽也。而心不在於腔子裏焉。則四業從此廢矣。而可謂之道與。此余之所以必歸孔子之儒。而以孔曾思孟之書為教也。  
龍江兆恩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一

門人

袁希朱重閱

盧鑄聖校正

黃夢奎命梓

學覺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盖俱指爻之中。心者言之也。故即此中心而學。則為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中心而覺。則為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或造林子而問曰。士希賢。賢希聖。古人則有是言矣。而農與工商。亦可以希賢希聖歟。林子曰。子獨不觀之舜乎。亦農而耕。亦工而陶。亦商而漁。豈非古之所謂大聖人邪。况夫士無定名。苟能希賢。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士矣。賢無定數。苟能希聖。則雖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賢矣。且農與工商。而天性之果與士異乎否也。曰。未始異也。林子曰。使天性之果與士異焉。不有以教之。可也。使天性之果與士不異焉。不有以教之。不可也。天性之師教之。安知不有賢聖出乎其間邪。或者以農與工商。則未之學焉。而非以其天性之異也。林子曰。子之所謂學者。何學也。曰。經書子史百家言。士之所以能希賢希聖也。林子曰。孟子所謂人皆堯舜。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豈專在於經書子史百家言耶。且經書子史百家言。始自何代。文字未製。書契未

興而義黃以前神聖何其多也。然六經四書孔門之心法固在也。豈非希賢希聖者之所不可廢耶。而朱子則曰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耳。夫六經四書特以爲輔如此。而况於子史百家言者乎。且孔子之所謂好學者。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焉。而顏回之不遷怒貳過也。則亟稱之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宋儒亦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而宋儒亦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凡此皆希賢希聖之大也。若舍此不務而遍索於子史百家言焉。則是炫多以自侈其博矣。豈曰心身之益。希賢希聖之學哉。或者以事事不可以冥心。而卽業之勞。非所以學道也。林子曰昔者禹八年於外。以乘四載。股無胈。脛無毛。而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其勞也。顧其心有不靜哉。非惟儒者之書爲然也。是雖道釋之

書亦有之。道書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釋書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故心其心矣。而不知卽事而卽心者。則是槁滅其形。而非學也。事其事矣。而不知卽心而卽事者。則是外馳其志。而非學也。

林子曰。有俗心。無俗事。若或以事爲外。而必欲離事以爲潔焉。是不知卽事卽心之學。終不免流於義外之說。荒唐枯槁之歸也。戒之。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歟。林子曰。程明道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光思之學。則異於是。必也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或二三十年。隨其分量。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旣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

爲可也。堯夫嘗有言曰。必湏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 博學

或問博學之旨。林子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者。學於人。以爲學也。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者。學於古。以爲學也。要之學於人。學也。學於古。學也。不過欲以善事其心矣。豈其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而後謂之博學哉。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鬪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爲己之見。以人之聞。爲己之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

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為孟子自得之學哉。

知之次也。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措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又况能執堯舜之中。主孔子之一。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曠世相感。以續其道統之傳邪。

學仕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

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林子曰。若釋迦老子。世所稱出世間人者。

今不復論矣。至於堯舜之帝天下。孰不以  
 為世間人也。殊不知堯舜在世間。而有出  
 世間心者。故能蕩蕩則天無能名。巍巍天  
 下而不與。又至於周公之相天下。孔子之  
 師萬世。亦直以其出世間心。而周旋於世  
 間。而為出世間人爾。若曰堯舜周孔是世  
 間人。而無有所謂出世間心。出世間法者。  
 余弗能知之矣。

余生問曰。所謂出世間人者。豈其身在世  
 間。而亦能出世間與。林子曰。然。蓋身雖處  
 於世間。而心則超於世間之外者。出世間  
 人也是。故心也者。通乎九天之上矣。通乎  
 九地之下矣。前乎古而無古矣。後乎今而  
 無今矣。上天下地。前古後今。而皆不得而  
 囿之也。如此。而况於所謂世間法。而又况  
 於所謂世間瑣瑣不美之事。能得而拘之  
 乎。獨不觀之孔子乎。世人每以不可為而  
 不為。而孔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世人每以辟世為高。而孔子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世人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有降志辱身者。亦有隱居放言者。而孔子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不棄世離世。而自能與世間人異者。乃余之所謂出世間人也。若也棄世離世。而必欲與世間人異者。則是巢許者流。豈余之所謂出世間人邪。果哉末之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為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為周孔也。難。是亦為政。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既肇。天地斯闢。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舜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又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



運之所由以盛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夫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為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為政。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

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  
 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  
 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達之也。達  
 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  
 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  
 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  
 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  
 余每以此語人。而未有不驚且駭者。而况  
 能得見其人乎。

余嘗謂齊景公千駟。條是亦行義達道之  
 微旨也。豈不以景公富而有馬千駟。伯夷  
 叔齊窮而餓死首陽。一則曰民無得而稱  
 焉。一則曰民至于今稱之。而其所以行義  
 以達其道者。亦惟存乎人爾。固不在於窮  
 富死生間也。斯指上條而言。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  
 何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

四書精義 卷之一  
謂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

中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孔子樂在其中者。以其中之有可樂也。顏子之不改其樂者。樂亦在其中矣。

或問孔顏樂處。林子曰。此乃吾心之所謂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一

林子曰。一之時義大矣哉。一者中也。孔子之一。卽堯舜之中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靈也。所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分之

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分之爲八。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綱維也。蘊之而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也。顯之而倫。則爲親義序別信也。燦之而文。則爲易詩書春秋禮樂也。大哉一乎。斯其至矣。義文得其一而周易興焉。禹筮得其一而洪範疇焉。大學得其一而至善止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邵堯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老子謂之一。亦謂之中。釋迦亦謂之一。亦謂之中。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居安者。居此也。資深者。資此也。建諸天地而不悖。以此而建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此而質之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此而考之也。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而合之也。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莫不由此。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亦莫不由此。明此窮而在下。則希聖希天。明此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明此而上觀天文。則日月有常。星辰有紀。明此而下察地理。則山川流峙。動植以生。明此而中考人物。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此三教所同。而聖聖相授守一道也。

中一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林子曰。中可得而中歟。中可得而中之則非中矣。一可得而一歟。一可得而一之則非一矣。然則惡得而中之歟。以曠世相爲感之心。而求堯舜之所謂中者。斯可謂之

中矣。然則惡得而一之歟。以曠世相爲感  
之心。而求孔子之所謂一者。斯可謂之一  
矣。要之吾之中。堯舜之中也。吾得其中矣。  
豈非堯舜之中乎。吾之一。孔子之一也。吾  
得其一矣。豈非孔子之一乎。

林子曰。如不欲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  
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  
執堯舜之中。貫孔子之一。以得吾之所謂  
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  
勇猛。發大精進。如爲將者。不有其身。不有  
其家。又且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  
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爲也。如  
有一念之稍違乎中也。一事之稍違  
乎中也。一時一刻之稍違乎中也。一  
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  
真消息者哉。如造次之稍違乎中也。一也。  
顛沛之稍違乎中也。一也。不睹不聞之稍  
違乎中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

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昔張天麒強把此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司馬君實只管念個中字。則又為中所制縛。如此求中。豈能得堯舜之中哉。

執中

州生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

孝

林子曰。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極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夫莫大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於此者。何其大歟。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

親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其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蓼莪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焉。可也。

孝弟爲仁之本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



仁民而愛物也。故孝弟爲仁之本。

仁

林子曰。孔子教人。仁孝爲先。故其門弟子多問仁。問孝。而孔子之所以答之者。一皆因病立方。今且以仁言之。中庸曰。仁者人也。以人言仁。寔爲親切。而世之儒者。未之或知也。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人心也。謝上蔡嘗以生意論仁。豈非以其心之生意之謂仁邪。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而曾子之所謂任重者。何也。蓋仁者通天下爲一身。而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仁以爲己任也。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仁以爲己任也。然仁之蘊乎其中也。肫肫然生意而不息者。是乃仁之本也。卽人卽仁。卽心卽仁。而其所以能通天下爲一身而無外者。亦惟先自其本焉。求之矣。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

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劉願真曰。只要了得核中一個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真種子是也。而人之所以為人者。豈有外於心哉。故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而孟子又曰。仁人心也。土中者。易之黃中。宋儒所謂腔子裏也。

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今之學者。既不識仁矣。而亦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者。何歟。

蘇生問曰。既曰生意之謂仁矣。而又曰仁者通天下為一身者。何也。林子曰。譬之中天之月矣。而萬川之月。皆其月也。獻策生問仁。林子曰。中心安仁者。為仁之

仁也。博愛之仁者。愛人之仁也。

未知

林子曰。未知焉得仁。蓋仁之道至大。而聖人之所罕言者。令尹子文。陳文子。得而知之乎。夫仁且未之知矣。而以仁許之。可乎哉。

聖仁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

仁禮

林子曰。知愛人之仁。則博愛之說不足非也。知禮後之禮。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動不以禮。

或問動不以禮。林子曰。卽仁卽禮。卽禮卽仁。而生生不息之仁。自有天則者在焉。不

思而得也。不勉而中也。豈其有待於安排而擬議邪。若或有待於安排而擬議焉。則是動不本於禮。殆非本體之自然。順以出之之要道也。故曰未善也。或問何謂天則。林子曰。無所於規也。而自有至圓者存焉。無所於矩也。而自有至方者在焉。此蓋天則之自然也。天則者。帝則也。而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動於禮而善也。矩亦則也。而孔子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動於禮而善也。又不觀之帝堯乎。昔者史氏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書之開卷。只此欽之一字。欽卽敬。敬卽禮也。欽則自能明。欽則自能文。欽則自能思。又且安安而無所於強者。動於禮而善也。故觀帝堯之安安也。文王之順則也。孔子之不踰矩也。則聖學之大成也。從可知矣。

知行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

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辯說如仇。適林子  
在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  
何言。余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  
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  
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  
之說太詳。而先後之辯。亦支離而無紀矣。  
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耻躬不逮。

林子曰。夫道貴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  
於行。不體之於身。不得之於心。不見之於  
行。而徒騰口說者。非也。程明道曰。王氏之  
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非真有  
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獨不觀古之聖  
賢乎。古之聖賢。每曰中矣。每曰一矣。每曰  
誠曰敬矣。非徒漫爲口說以欺人也。實以  
其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者。然後  
乃敢出其言以垂訓天下萬世也。後之學  
者。不知其中之謂何也。而曰如此而爲中。

如此而爲非中。又不知其一之謂何也。而曰如此而爲一。如此而爲非一。又不知其誠與敬之謂何也。而曰如此而爲誠。而爲敬。如此而爲非誠。而爲非敬。其說雖長。徒以馳騁其口耳之私耳。而言不分明。其能體之於身乎。不能體之於身。其能得之於心乎。不能得之於心。其能見之於行乎。內以欺已。外以欺人。不爲王氏之經學。以病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浩然之氣。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諸生試體之於身。何者而爲浩然之氣。何謂難言。何者謂之至大至剛。何者謂之直養無害。何者能塞乎天地之間。何者謂之我。何者謂之萬物皆備於我。何者謂之反。何者謂之身。何者謂之誠。而樂莫大焉。蓋必其先體之於身。然後能得之於心。不體之於身。而能得之於心者。未之有也。

必其先得之於心。然後能見之於行。不得之於心。而能見之於行者。未之有也。程子繞塔相輪之說。亦可以深長思矣。  
有德者必有言。

林子曰。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雖風雅之未咏。今亦可得而咏也。至於謹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於心性之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陳辭。故紙者。惑矣。

### 志於道

林子曰。古人之學。槩有其四。有曰志於道者。有曰據於德者。有曰依於仁者。有曰游於藝者。大道生問志道。林子曰。此言志。非士志於道之志。而有脩之之功也。亦非苟志於仁之志。而有求之之法也。大道曰。願

聞其人。林子曰：天性渾全，不假脩習，則堯舜其人也。故道體無爲也。自然而已矣。而堯舜之性之，亦無所爲。自然而已矣。或曰：志當作忘。蓋與道相忘爲一。斯爲聖人之學之大也。

焜生問據德。豈非脩爲以復其性。而所謂湯武反之者。然而何以謂之據也。林子曰：德得矣。而猶恐失之者。能無據乎。故據也者。持而守之。而不敢須臾違也。

經生問依仁之依。林子曰：依也者。依也。倣之而依者。依也。傍之而依者。依也。

### 安仁居仁

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

### 行之以忠

林子曰：居之無倦者。心安於腔子裏。而不須臾離也。卽此是忠。推而行之爾。故曰行之以忠。



北辰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北辰。不謂之天地之心乎。或問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北辰也。而疑之。脩己以敬。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卽事卽心。無內無外。而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內也。

夫脩己以敬。固君子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以靜而後能存存而不息歟。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裏。便能靜也。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故靜而

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特動靜之間。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豈特造次之際。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此孔門之公案。自有心法者存焉。

或問何者謂之心法也。林子曰。堯之欽者。心法也。孔子之敬者。心法也。良其止。止其所者。心法也。安汝止。欽厥止者。心法也。毋不敬。儼若思者。心法也。於緝熙敬止者。心法也。顧諟天之明命者。心法也。先立乎其大者。心法也。求其放心以存心者。心法也。

此其略也。紀之經傳。不可得而盡述矣。或問事心之法。固曰作聖之功矣。然將何以持之。林子曰。士者心要在腔子裏。以明經。農者心要在腔子裏。以力田。工者商者。心要在腔子裏。以居肆。以服賈。至若廟廊之上。三軍之中。又至若諸凡食息起居。好惡取捨。無不心在腔子裏。然後方爲能持孔門心法。脩己以敬而無失也。

林子曰。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腔子裏。則自然不動矣。

林子曰。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卽此坐馳。便是放心。

林子曰。應事時。如或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湏當痛自悔戒。如果能不動心。不動氣。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充當益加勉。

勵。

林子曰。省察之功。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也。果能忠乎。果能心在腔子裏乎。其事父也。果能孝乎。果能心在腔子裏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之大。而不知所以省察焉。縱有身心性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妄。非余弟子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何也。蓋以驗吾心之仁。我之所本有也。而非謂斯頃之頃。可以得仁而成仁也。夫仁之難成久矣。而爲之自我。非純其心焉。不可也。故日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月。月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繼之以年。年不違仁矣。未可以言仁也。而一息尚存。此志蓋有不容以少懈者。似乎可以言仁矣。但

恐私意之竊發而敢曰我仁也乎哉。

林子曰。仕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莅官有所不暇矣。士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歟。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我。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林子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終食無違。頃刻不離。戰兢惕厲。

日新又新。出門使民必於是。參前倚衡必於是。造次顛沛必於是。昔者伊尹之耕有莘。傳說之築傅巖。太公之釣磻溪者。適也。而一念之純真。則固不以有莘之耕。傅巖之築。磻溪之釣而少間也。文王之拘姜里。周公之困東山。孔子之厄陳蔡者。遇也。而一念之純真。則固不以姜里之拘。東山之困。陳蔡之厄而少間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誠能耻其鄉人。而憂其不如舜。則當求舜之所以爲舜者何如。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孳孳爲善。蚤夜不怠。或不得已而耕而築而釣焉。則必隨分以事其心也。或大不幸而拘而困而厄焉。則必蒙難以正其志也。制外而養中。靜存而動察。去其不如舜。而就其所以如舜者。是舜而已矣。况道不遠人。欲仁仁至。能果而確。其無難乎。

下學上達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真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曰。心要放者。何歟。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而著於空焉。則謂之落空。僕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著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信道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

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自決。程明道嘗自謂田獵。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第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

異端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三教之流。敵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黃帝老子之清靜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故儒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孔子焉。則時中在我。而亦不異於孔子矣。道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黃帝老子焉。則清靜在我。而亦不異於黃帝老子矣。釋教知所以求端於吾



心之釋迦焉。則寂定在我。而亦不異於釋  
迦矣。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  
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  
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  
便謂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脩心煉  
性。便謂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  
了性。便謂釋門之異端也。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  
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  
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  
中矣。由是觀之。則無君禽獸之教。非老聃  
其首惡與。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  
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  
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  
夫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  
則必刑之。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  
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

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二

門人

陳王

標興重閱

游萬卿校正

陳朱臣命梓

禘說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曰始祖者何也。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者是也。夫既

曰始祖乃厥初生民之祖矣。則是厥初生民之前。尚未有人也。而又曰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豈非始祖之所自出者。由太虛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形化。與而王者之大祭。又豈非推其形化之所由始。而上遡之。以至於氣化。又推其氣化之所由始。而上遡之。以至於太虛。與。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然此非有他道也。亦惟聖心方寸之太虛。則皆有以涵之也。故曰如視諸掌。余於是而知天下遠矣。可得而近之者。視掌之義也。天下大矣。可得而小之者。視掌之義也。余嘗譬之一勺之水焉。而天光雲影徘徊於其中矣。又嘗譬之徑寸之鏡焉。而天地萬物森羅於其中矣。而聖心方寸之太虛。豈曰明鏡止水云乎哉。此乃視掌之大旨也。然不有同體太虛之孔子焉。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

知我其天

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

空空如也

啓寅生問曰。儒亦空歟。林子曰。空空者。仲尼也。屢空者。顏淵也。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

林子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赤子矣。而質任不欺。推魯無文。猶有所謂空空之本色者在焉。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

豈非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者哉。

或問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之空空歟。林

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

子。然而見父即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

曰。不異也。見君即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

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

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

虚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

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

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本體之天者

然也。

無知也。

林子曰。百姓之不知。與仲尼之無知。一也。

但百姓不能忘知而鑿之。則始與仲尼異

矣。

五十知天命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罕言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我。不有顏魯。其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真性是心真心是性。而性也者。乃我之舊物也。故曰故。而仁義禮智根於此矣。當仁而卽仁。當義而卽義。當禮而卽禮。當智而卽智者。利也。故寂然不動者。故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利也。天下何思何慮者。故也。而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利也。一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中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

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博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耶。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洪生又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旣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或問穎悟莫若子貢矣。而其所以不可得而聞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一貫之旨。啓之者再。猶且未悟。而性與天道。是亦一貫之旨也。余今問汝。汝以爲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者。可以言而顯乎。否也。可以不言而隱乎。否也。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子貢卽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所以罕言。此其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傾蓋之際。則無言矣。而一貫之傳。則有言矣。然而有默契者在焉。而亦不專在於言也。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林子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不可使聰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不可使明也。常人無以與乎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使聞也。余於是而知予欲無言。孔子之至言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之真知也。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若二三子則求之言矣。求之知矣。求之間矣。求之於言。而卒不可得而言。求之於知。而卒不可得而知。求之於聞。而卒不可得而聞。不知反而求之。而必索之言語之末焉。安得不謂聖人之教之有隱也哉。

無隱



林子曰。夫道豈必待言而後顯。而上智之士。豈必待言而後知哉。故伏羲八卦。而文王重之矣。大禹九疇。而箕子演之矣。世代之相去。何其遠也。而聞知之下。自有心相感通者在焉。余於是而知。傾蓋目擊。孔子之無言也。而愚魯之授受。則言矣。言之不其罕乎。而不可使知之道。則又焉得而言之。而使之知邪。

林子曰。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

曾子曰。唯。

林子曰。古先聖賢。所相授受。有不在於言語文字者。故謂之別傳。然而別傳也者。其別有所傳乎。其傳而無所傳乎。然而非真有所於傳。非真無所於傳者。別傳也。故別傳也者。無傳而有傳也。余嘗考之魯論矣。

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卽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歟。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故作心聖別傳。聊以見聖賢之所相授受者。誠不在於言語文字。抑亦別有所傳。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余故曰。予欲無言者。聖人之至教也。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旣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前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耶。然而機

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為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况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

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口之所能言也。是雖孟子亦不能發其蘊以示之。

故曰引而不發。民可使由。

已已之春。有二方生。來訪林子於武夷之止止庵。林子與之語者終日。喜而謂林子曰。領子所談。可謂能得三氏之微矣。而曰道一教三。則雖聖人復起。莫之能違也。然子何不令三氏歸道歸釋。而獨曰歸儒者。寔我二人之所未解焉。林子曰。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所可使由者。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

備於孔子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在下則有臯夔稷益伊周之爲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今日。在上而爲君。爲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爲師。爲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之儒。其來尚矣。而子以爲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曷嘗以道釋之教爲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

### 殷因夏禮

余嘗考之太古矣。民未知有父子也。聖人則父之子之。既之而復仁之。則天下萬世之爲父子者定矣。民未知有君臣也。聖人則君之臣之。既之而復義之。則天下萬世之爲君臣者定矣。民未知有夫婦也。聖人

則夫之婦之。既之而復別之。則天下萬世之為夫婦者定矣。此蓋以其三綱之重。以利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熙熙皞皞。皞皞皞皞於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蓋有不知為之也。他如八卦之畫。耒耜之教。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不封不樹。易以棺槨。書契為治。日中為市。剡木為舟。掘地為臼。以此而利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之遠。蓋有日用而不知矣。

或問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豈其有此三綱五常耶。所執頗堅。難與致詰。林子但應之曰。不知也。其人艷然不悅曰。聖學統宗四十餘集。非子之所論著乎。然皆道釋之綱常也。而今則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余不知其他也。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之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爾已。若黃帝老子釋迦之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固當遵而守之。而三綱之矣。而五常之

矣。若黃帝老子釋迦之不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豈宜充而效之。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以爲名教之罪人哉。但余生平之所論著者。乃得之載籍者然也。然則載籍果足信歟。林子曰。後之君子。欲以考古而論世焉。舍載籍其奚以也。如其足信與否。余亦安能知之。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之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爾已。林子曰。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徠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待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所以設教者。此



三網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此三網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以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網也。三網之所係。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又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夫羣道釋以正三網。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網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輒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

四海兄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並生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

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林子曰。天地雖大。特我之一身爾。而二氏者。流之不三綱也。豈非手足之疾痛耶。今儒門之於二氏者。流而不思以三綱之則。是斷手截足。而無復有哀恤之情。殆非仁人之所以仁其身矣。

有教無類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有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太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耶。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傳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

四書精義卷之二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蓋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爲也。然後謂之道。

黃封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互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歟。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發憤忘食

林子曰。發憤之旨。卽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也。發。卽啓也。是皆所謂因其機而利。

導之爾。故憤有未啓。悱有未發。此孔子之  
所以憂也。憤既啓矣。悱既發矣。而孔子之  
心能無樂乎。甚而至於忘食。又且不知老  
之將至此。乃孔子誨人不倦。無已之盛心  
也。

### 循循善誘

陽生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  
也。何歟。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  
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  
矣。

### 自行束修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  
子曰。束。約束也。脩。脩治也。若不能約之規  
矩之中。以脩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行不由徑。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  
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  
曲徑之說也。

四書精義正統續  
卷之二  
再求政事

或問冉求藝者。列之政事之科。而孔子每曰於從政乎。何有。後仕季氏聚斂。且爲之謀伐顓臾者。何也。林子曰。始而曰從政乎。何有者。蓋不過卽其才而稱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終而曰非吾徒也。無乃爾是過與。蓋不過卽其失而攻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

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人之教有未至歟。

善爲我辭

史記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或曰。夫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孔子弟子。豈皆磨不磷。涅不緇者哉。林子曰。余嘗考孔子弟子。若顏回不改其樂。曾參我以吾仁。閔損善爲我辭。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至於狂者。則有曾皙。浴沂風雩。三三兩兩。侑者則有原憲。

清淨有守。貧而樂道。家語曰。季次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之附益。夫豈其本心哉。余於是而知孔子度世也。而三千之徒。悉皆容與於孔子之持載覆幬中矣。

### 何傷日月

史記子貢一出說齊。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又宰予官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又七十二賢。而公伯寮與焉。或曰。公伯寮乃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宋儒嘗謂其不當祀。又嘗考之家語。無有公伯寮名姓。惟此三者。豈非太史公傳之者妄。而不可以不辯也。余初以聖人不可

毀也。而毀之爲之愕然。既而思之。設言門  
弟子果有是事。則亦何傷於日月。更足以  
見孔子之天地無不持載覆幬矣。

巍巍舜禹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焉。余則以爲聖人不曰有天下而不與。亦  
且有其身而不與焉。惟其有其身而不與。  
故其有天下而不與。或者以可生可殺而  
不可與爲非者。以其不有其身也。而其所  
不與者。豈非惟此一心邪。林子曰。何哉。汝  
之所謂心也。汝之所謂心者。豈非余之所  
謂五行之心邪。五行之心。有生有滅。亦皆  
聖人之所不與也。然則其中心之心乎。曰。  
亦非中心之心也。其圓融不測之心乎。曰。  
亦非圓融不測之心也。其無所倚之心乎。  
曰。此真心也。真心是性。而無其心也。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而無所倚之真心。則固能  
彌六虛而無外矣。故心無其心。而心則不

屬於我矣。此聖人之心之所以能歷萬劫而不壞也。

文不在茲

來書謂孔子特一布衣爾。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其所自處何其重也。殊不知聖人抱道於身。焉得而不自重。夫豈惟孔子爲然哉。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曾子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子思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又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孟子之自處亦有如此其重也。

直道

林子曰。柳下惠和者也。而孟子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三黜之辱。其能免乎。槩而言



之。自春秋以來。直道之可行於世者未之有也。余豈不之知邪。天地父母。全而生之。而孟浪曲其學以徇乎人也。其如天地何哉。父母何哉。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况枉道未必能生。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林子曰。來書甚是。若此意少差。卽曲學阿世無不爲已。然此乃是謹厚者之所爲。而非孔子之所與也。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曰必也狂狷乎。至於謹厚之士。難與進道。而不與也。孔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雖遠衆。吾從下。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遂使子路墮三都。故當其時。窮無所入。諸侯大夫害之。不悅於魯衛。而無上下之交也。故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林子曰。與物無忤。猶之可也。與時浮沉。斷乎其不可也。故綱常之重。而義之不可以

已者。是雖特立而忤衆。而亦有所不能恤矣。

林子曰。區區於是而知伯夷叔齊之耻食周粟者非也。然違衆孤立。時有不詈而毀者幸矣。又誰肯與之粟而食之邪。勿與之辯爲是。

二三子從余受業。亦有年矣。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者。亦或有曲學而利而生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或有曲學而害而死者。亦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而曲學者豈曰不得利。而亦且動之死地。抑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而曲學者豈曰無有害。而亦且得以求年。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至於仲尼無上下之交。鄉原有原人之譽。顏回簞食而大死。盜跖膾肝

以壽終。夷齊採薇。景公千駟。凡類此者。載之經史。不可悉紀。豈必有識之士。然後能考其得失哉。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若於此而不知所擇焉。則前日之所以來受業者。何爲也哉。二三子其試思之。

三黜

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大以爲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荅。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爲不仕。荅曰。吾旣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子曰。若柳下惠旣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仰視蜚鴈。則亦去之。故君子未嘗不欲仕也。而決擇於去就之際。而不敢苟也。至於如此。故黜而辱之。猶

可得而和之。黜而退之。其可得而和乎。

朝聞道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歟。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歟。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蓋此

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况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故爲學之要。先自識心。而作聖之機在我矣。

林子曰。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以言性。知此。則可毀可譽。可榮可辱。可利可害。可生可死。不知此。而曰可毀可譽。可榮可辱。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者。吾木之信也。

### 殺身成仁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爲輕矣。孟子曰。舍生而取義者。

也。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明訓。而有不死者存焉。故殺身以成仁矣。而心之仁其長生乎。舍生以取義矣。而心之義其長生乎。

匹夫不可奪志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能事心也。

篤信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信。信也者。信吾心之一聖人也。信吾心之一天地也。信吾心之本自美大。本自聖神也。信吾心之本自高明。本自博厚也。

林子曰。學者之於道。惟恐其不能知。不能信。爾苟知矣。而未有信之。而不篤也。苟信矣。而未有爲之。而不力也。故信吾心之一天地也。則必思所以同乎天地也。而博厚高明之本體在我矣。信吾心之一聖人也。

則必思所以造乎聖人也。而美大聖神之極功在我矣。故不知則未有能信焉者也。知之而不信者何耶。不信則未有能爲焉者也。信之而不爲者何耶。

與爾鄰里鄉黨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昔歲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而周生與之辯未能也。一日士者買羊以祀。周生偶造其家。問曰。此羊幾何。士者曰。十有二斤。周生曰。熟之尚有幾何。士者曰。不及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又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其有如是之多與。而子必不之食矣。而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

否也。可以遺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者不能答。周生曰。上而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妻兒。而皆不之食矣。無已。則以之食犬。也不亦可乎。夫天地生物以養人也。而故暴殄之如此。何其迂也。士者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正而不之食耶。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

齊

或問林子不持齋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齊爲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而不網。孟子曰。君子遠庖廚。



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  
養者。義也。豈曰籃中之魚。杌上之肉。可以  
義而食之。至於鷄鶩鴨猪羊之屬。釋氏所  
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但惟  
用之以禮而已。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三

門人

游萬儁  
袁希朱重閱

張名儒  
謝肇申校正

張志榮命梓

至善

林子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至善也。繫  
辭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孟  
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皆至善之善也。

止

林子曰。止有二義。止也者。止也。止也者。止之也。易曰。艮其止。止也。又曰。止其所止也。止其所止之也。帝堯安汝止之安。文王敬止之敬。大甲欽厥止之欽。皆止之之義也。顏子之未見其止。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止也。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也。仁人之安宅也。安宅。止也。其曰。曠安宅而不居。居之者。止之也。曠則弗之止矣。易之正位。孟子天下之正位。止之義一也。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止之也。又曰。以仁存心。心止也。而存之於心者。不謂之止。其止乎。居仁之居。居之無倦之居。止之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黃鳥所止之處。猶吾身所止之處也。於止。知其所止者。止其所也。

止至善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

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耶。知止而後有定。

或問定靜安之旨。林子曰。定也者。止於至善之止而定也。靜也者。止於至善之止而靜也。安也者。止於至善之止而安也。

格物

林子曰。心本無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心若爲物所引。而化於物焉。便不渾然。便不粹然。便不至善。故在止於至善者。忘物也。致知在格物者。以復吾心至善之本體也。

林子曰。心本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也。而格物以止乎至善者。乃所以復其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之本體也。

宋儒有言曰。卽凡天下之物。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又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  
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  
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益窮之。至  
於其極耶。况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  
格之。而無不到耶。又况一草一木之細。而  
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  
耶。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  
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  
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  
也。仲尼以撻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  
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  
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  
然矣。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  
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  
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

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  
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  
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  
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  
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  
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  
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  
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  
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  
誦博識而為玩物喪志者。何也。鄭轅曰。心  
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  
願不及家兄處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  
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  
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為物也。而以其心  
之荒於色之為物也。非以其禽之為物也。

而以其心之荒於禽之爲物也。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物也。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仇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象。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始而格之。以至於無所於格。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大學格物之旨也。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有物則有倚。而無適也。無莫也。則無物無倚矣。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無物無倚矣。無可無不可。則無物無倚矣。

林子曰。天惟其虛也。故普萬物而無心焉。聖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焉。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宇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

虛也。故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參天地贊化育。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可以語而足以興也。  
可以默而足以容也。心惟其虛也。可以出  
而不爲通也。可以處而不爲高也。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  
何者爲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  
地之性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  
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之。此又其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  
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  
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  
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爲性者。能格物者  
也。心爲主。而耳目爲用矣。不以天地之性  
爲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  
爲役矣。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  
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



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  
已粹然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  
然智慮日長而本真日喪。所謂虛者着於  
物。而善者鑿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以  
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  
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  
而知致矣。由是而真實無妄。本體自如。而  
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  
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一物。明  
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  
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止。格物之  
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  
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  
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

物格知至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  
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  
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

無不知矣。

毋自欺也。

林子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行。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已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已其可得而欺乎。

或執無鬼無神之說甚堅。來訪林子。林子曰。子不觀之古人之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爲不善於明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而子則曰。無鬼神者何也。旣無鬼神。則無天道。而諸凡不善之事。不亦可以欺人而爲之邪。昔

者商俗尚鬼而在上則有成湯之爲君也。太甲大戊祖乙盤庚而賢聖之君何其多也。在下則有伊尹之爲臣也。仲虺傳說箕子膠鬲而賢聖之臣又何多也。亦皆尊鬼敬神。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豈其智有過於商之君臣之賢聖邪。今專以盤庚之遷都與孔子之刪書言之。若盤庚之遷都也。亦未嘗諱言鬼神。故其告臣有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其告民有曰。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又曰。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豈盤庚賢君也。顧乃鬼其事以欺有衆。而謂之賢君也可乎。哉。又豈孔子聖人也。抑且存其書以欺萬世。而謂之聖人也可乎。哉。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抑子之智。有過於盤庚之賢。孔子

之聖邪。孔子之書莫先於論語。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又曰致孝鬼神。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孔子之能敬能遠而能知鬼神之情狀也。如此他若經傳與諸疏釋性理綱目通鑑等書。上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宋聖君賢相賢人君子。所言鬼神之事。蓋有不可得而勝紀者。縱曰鬼神亦可得而欺矣。然而我自爲之。我自知之。而吾心之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余嘗以此聽人之言。而隱微之。或善或惡。則亦可得而知矣。且當今之時。何時也無所爲而爲善者。天下能有幾人哉。然亦賴有鬼神之說。以恐惕之。庶幾乎其不敢肆然而爲惡者。是乃古先聖人救世之盛心。神道以設教也。奚必明言無鬼無神。以長其陰邪不善之心邪。

或問吾心鬼神之不可欺。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惰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

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顧諟天之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自在之邪。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繫矩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吾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故繫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林子四書標摘正義續卷之四

門人

陳韶鳳重閱

陳國樞校正

游天騏命梓

天命之性

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林子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

四書精義 卷之四  
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抑或率其氣質之性，而味而色，而聲而臭而安逸，而可謂之道邪。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網緼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矣。故既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

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以生也。

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脩身以立命也。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



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惡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欄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卽謂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著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邪。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

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爾。

黃生問性命。林子曰。汝每喜談性命。而汝以何者爲汝之性命乎。黃生曰。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子曰。是固然矣。亦非汝之所謂真性命也。既有一點。便是有形。既曰有形。亦便有壞。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性命爲性命者。至於以性命爲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方可謂之太虛同體。乃我之真性命也。

率性之道

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不可須臾離

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已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

四書精義 卷之四  
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未發之中

古人有言曰。說似一物卽不中。何謂也。林子曰。此言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故中本無物。物卽不中。

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

中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中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何謂也。林子乃以詩答之曰。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若能及大本。而求之未發之中矣。則自有不屬氣而生氣者在焉。宇宙在身。造化在手。斡旋燮理。範圍曲成。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有不任我之推移邪。

林子曰。既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又曰天下之大本。此皆自根自本之論。心之本體者。然也。而後人之釋之者。當曰如何謂之未發。如何謂之大本。然後可也。顧乃索之於外矣。測量擬議。以求所謂中者。豈曰中庸未發之中哉。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此皆中節之義也。可以言和。不可以言中。

致中

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為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堯舜之惟精惟一。而允執之者。致也。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

性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其有不位乎。萬物其有不育乎。而位而育。皆由此出。

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或曰。致中和之致。與致膳俎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位育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

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旣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不綱常也。而萬物卽不育歟。林子曰。曠夫怨女。上干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癯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則天地以位。

萬物以育。不惟疲癯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癯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癯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己於懷也。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而聖人之有心。非所以成能乎。天地邪。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



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既曰天地之仁矣。而又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育。天地其能位乎。要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

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歟。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鱉。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致中和以位之育之。仁之以成其能也。

知者過之

林子曰。知者自恃其知以爲知。而不知聖

人之所知者。而非有所難知也。賢者自恃其能以爲賢。而不知聖人之所能者。而非有所難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我可得而知者。以其知乃我所本有之良知也。若知者之知。則舍我所本有之良知。而務爲人之所難知。以爲知也。聖人之能。我可得而能者。以其能乃我所本有之良能也。若賢者之能。則舍我所本有之良能。而務爲人之所難能。以爲能也。

或問曰。知者雖非聖人之知。豈不賢於愚者。遠與。林子曰。愚者愚也。而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者。余於是而知知者之過。亦猶愚者之不及也。又問。賢者雖非聖人之能。豈不賢於不肖者。遠與。林子曰。不肖者不肖也。而賢者能其所能。而非聖人之所謂能者。余於是而知賢者之過。亦猶不肖者之不及也。

林子曰。愚者之愚。雖不足以明道。而於道固無損也。而知者之知。反以似是而晦道。不肖者之不肖。雖不足以體道。而於道固無害也。而賢者之賢。反以亂真而壞道。人莫不飲食。

林子曰。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本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旣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耶。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何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况人之於道也。甚於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孺子入井。卽能怵惕。

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白刃可蹈

林子曰。死生之際。固所難處。而匹夫匹婦。亦能自裁。故曰白刃可蹈也。至於所執之。是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非有大聖人之力量。則亦有所不能矣。然有爲者。亦若是勉之。和而不流。

林子曰。子路問強。而孔子乃以和答之。豈不以君子與人無競。而以和爲貴邪。然和則易至於流矣。若和而能不至於流焉。此乃抑而之所當強也。然君子之和。非徒和焉已也。和而不本於中立。則亦不能和也。中立也者。孟子所謂中道而立。立天下之

正位也。而和也者。乃中之發也。惟能致中。故能致和。其曰不倚者。不着於中。不着於立。成性存存。勿忘勿助而已矣。或問何者謂之塞。林子曰。塞之者。實之也。詩曰。秉心塞淵。蓋言秉持此心而塞之於淵也。其曰淵者。中庸所謂淵泉如淵。淵淵其淵。太玄所謂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皆指吾心之真去處而言之。真去處者。心之淵也。而曰淵淵者。深而又深之義也。故君子之學。亦惟秉持此心。而復還於吾心之淵。而藏之塞之爾。有道無道。惟知此心。而窮達常變。殆非所論也。故曰不變塞。

強哉矯

林子曰。強哉矯者。乃以其強而矯其氣質之性之偏也。故和而易至於流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流也。中立而易至於倚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倚也。國有道無道而易至於變塞焉。強以矯其偏而不至於變塞。

也。古人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若不  
有強以矯之，而曰能變化氣質者，余弗能  
知之矣。

論語曰：野哉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夫  
曰野曰佞，豈非其氣質之性之偏邪？然則  
何以矯之，而能變化其氣質也？林子曰：野  
則先矯之以文，既文矣，然後方可易其文  
而漸入乎其中矣。佞則先矯之以訥，既訥  
矣，然後方可易其訥而漸入乎其中矣。至

於而勇而嘖，亦皆氣質之性之偏也。若不  
強以矯之，痛自激厲，其能不為血氣之怒  
粗鄙之夫邪？大抵強不在於強，而在於自  
勝以為強也。朱子所謂自勝其人欲之私  
者，是亦自勝其氣質之偏也。故和而至於  
流，中立而至於倚，國有道無道而至於變  
塞，我自為之，我自矯之，矯之自我，則亦何  
難之有？然而矯之而未，有能勝之者何也？  
蓋由其矯之之不力也。矯之之不力，而謂

之強哉。矯也可乎哉。

林子曰：逃墨必歸之楊者，蓋以矯其不情而先近乎其實也。而逃楊必歸之儒者，又以矯其太簡而漸入乎其中也。

費隱

林子曰：道也者，混然而無也。故天有日月星辰，而道則日日月月，星星辰辰者也。地有山嶽河海，而道則山山嶽嶽，河河海海者也。物有飛走動植，而道則飛飛走走，動

動植植者也。春夏者以生以長，孰其能春能夏者乎？秋冬者以收以藏，孰其能秋能冬者乎？且人之一身，耳目手足，拘於物也。果孰爲之視且聽者乎？果孰爲之持且行者乎？由是觀之，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何有非無？何無非有。

必因其材而篤焉。

林子曰：聖人之言，有語上者，有語下者，有曰至誠者，有曰致曲者，有曰知性者，有曰

皇極經世一 卷之四  
養性者。考之經傳。不一而足。此所謂因材而篤也。

天下達道

林子曰。仕者之莅官。有道存焉。而况又有所謂心身性命之學者乎。若必欲棄去其官。而後方能了此心身性命之學者。皆邊見也。豈人人之所共由。而爲天下之達道耶。士者之業舉。有道存焉。而况又有所謂心身性命之學者乎。若必欲棄去其業。而後方能了此心身性命之學者。皆邊見也。豈人人之所共由。而爲天下之達道耶。

誠明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著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一誠

林子曰。一也者。中也。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一之用也。誠也者。中也。載物也。覆物也。成物也。誠之用也。

林子曰。誠則能明。一則能貫。中則能和。寂則能感。安則能慮。虛則能應。是皆有體有用之學也。

德性問學

此篇當與正義德性問學篇內並看方為明白

林子曰。世之為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

學在於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貨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用於用矣。豈不惜哉。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

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故不知而恥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恥學於人焉。不可也。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 高明廣大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  
通朗發。智慧日生。是殆孟子所謂不慮而  
知。其良知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  
德性之知。卽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  
所未嘗道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  
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張子厚曰。見聞之  
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徧  
物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  
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  
以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  
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  
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  
載於我之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  
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  
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  
爲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

四書下論語卷之四

十一

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燦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此言禮乃復禮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百世不惑。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

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辟如天地持載覆幬

林子曰。孔子之道大矣。身其身也。然後不獨身其身。而以天地為一身也。家其家也。然後不獨家其家。而以天地為一家也。林子曰。孔子之身。身天地以為身者也。而於一身之內。不思有以理之。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孔子之家。家天地以為家者也。

而於一家之內。不思有以齊之。殆非孔子  
教家之仁也。

林子曰。孔子之教。度世者也。一世以及於  
世。世之遠。皆孔子之分內事也。或問孔子  
豈度世與。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  
思所以信之。少者必思所以懷之。故曰辟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悠久  
無疆。所以成物也。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

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  
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  
哉。又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  
能行哉。林子曰。達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  
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  
子者。特春秋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  
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皆孔子

之徒也。余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程明道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  
間。品物流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  
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全  
是心而已。故不知有天地之心。則不知有  
天地之身。不知有天地之身。則不知有天  
地之四肢百體。夫天地之四肢百體。皆我  
之四肢百體也。若也不知我之四肢百體。  
而精神氣脉。本相流通。本相貫屬。而故楚

越之。謂之能仁其身可乎。明道又曰。醫書  
以手足痿痺。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  
通其心故也。故旣通其心。則必能仁其身。  
而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宇宙內事。皆  
吾分內事者。此也。豈可謂之非我而不知  
所以仁之者乎。此余度世之教。是雖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矣。

或問所以度世之旨。林子曰。夫人以其身  
爲身也。而一身之內。皆其分內事也。聖人

則以天地爲身也。而宇宙內事皆其分內事也。又問宇宙內事之所以爲吾分內事者何也。林子曰。聖人之心包羅乎天地者也。惟其心能包羅乎天地。故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惟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故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如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嶽河海。以至於昆蟲草木。生生化化而無盡者。則皆我之形也。夫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氣天地之氣以爲氣矣。形天地之形

以爲形矣。則是天地之間。只我一心爾。心一則氣一。氣一則形一。不謂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耶。

林子曰。夫人之心。心有其心也。而有心之心。只此一點已爾。聖人之心。心無其心也。而無心之心。同體太虛。是雖天地之廣且大也。亦且包羅於此心太虛之中矣。而度世之教。乃所以擴此心之分量。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  
主張之者。豈非人之心邪。地形也。天氣也。  
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  
心邪。若道釋者流。則亦形天地之形。而與  
我無異形也。氣天地之氣。而與我無異氣  
也。而世之人。每欲驅而遠之者。其殆未聞  
同形同氣之大。天地之心之仁乎。或問天  
地之心之仁。林子曰。氣不獨氣。而合天地  
以渾其氣。形不獨形。而合天地以一其形。

不謂之天地之大。吾人之心之仁乎。

林子曰。心既爲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  
內。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臟腑也。四海  
之外。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形骸也。而  
謂之人也者。天地之心之仁也可乎哉。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  
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  
之。氣固我之氣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



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已也。

或者以道釋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若痼瘕之在身。而諄諄言之不置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大。一人之身也。今道釋者流之必棄去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豈非吾一身之中。精神氣脉之不相流通。不相貫屬者乎。故道釋不

昏。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天地不位。天地不位。則萬物不育。由此而無父子之仁。由此而無君臣之義。故昏道釋者。正所以和陰陽。以位天地。以育萬物。以仁父子。以義君臣。以流通貫屬我之精神氣脉。以成吾之身爾。

林子曰。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為流通也。相為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

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  
通而貫屬之者之所未盡矣。我之精神  
氣脉。直欲與民物古今相為流通也。相為  
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  
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  
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  
有所未盡矣。

或問自度度世。林子曰。自度者。以其身為  
身也。度世者。以天下萬世之身為身也。若  
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為身也。仲尼窮  
而在下。而以萬世為身也。或問窮達異矣。  
而其心亦隨之以異與。林子曰。窮達之迹  
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  
以萬世為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  
祖而述之。而其身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  
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為心邪。周流  
四方。席不暇煖。而其身天下之心。則亦不  
異於堯舜矣。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

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

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即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矣。

夫氣一也。既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歟。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故達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

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達也。要之事業之迹。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也。聖人之太虛。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即此便謂之莫不尊親也。即此便謂之天地以位也。即此便

謂之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謂之無窮無達之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爲大也。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爲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爲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

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  
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爲大歟。林子曰。此亦  
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  
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  
虛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  
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  
小。

配天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

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與林子曰。  
天以其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  
聖人以其養成之氣而塞天地也。亦無所  
不及矣。

林子曰。日。太陽也。故普六合之內。而無所  
不照矣。而吾身之中。亦有所謂日者。浩然  
正氣。乃備於此。故彌六合之內。而無所不  
包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何謂也。林子曰。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而天地萬物咸冒焉者也。何有於天下之大經。而不能經之綸之邪。其所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夫既立天下之大本矣。豈曰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焉已哉。抑且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又若是其神矣。凡此者皆本於寂然不動之中。順以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若有意必固我。便是有倚。而其功用豈有能若是其神邪。

知天地之化育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

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預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

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



收而歛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